



时代的荣光

王多鹏

那一张张脸 刻满褶皱
质朴而坦荡
每一粒饱满的种子
都托举着丰收的向往
扎根厚土 静待金黄

那一双双 布满沧桑
却揉碎风霜
每一块坚实的砖瓦
都扛起岁月的担当
挺直脊梁 铺就追梦的远方

那一颗心 敦厚滚烫
纯粹且无私
每一束微弱的光亮
都照亮前行的方向
辉映山河 汇聚璀璨的星河

一方田 生长信仰
一抔土 镌刻辛劳
一度电 流淌奉献
朴实无华 是大地的底色
平凡坚守 是时代的荣光
他们 以平凡铸就非凡

(作者单位:龙源辽宁公司)

三代人的劳动节

刘昌宇

“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往往意味着小长假、出游计划,或是商场里的促销活动。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日子有着更具体、更粗糙的质感,它像是一块被汗水浸透的旧毛巾,拧得出生活的咸味,也藏着三代人不同的体温。

爷爷的劳动节,是在田埂上度过的。那时候还没有“五一”放假的说法,农忙时节不等人,节气就是命令。听父亲讲,爷爷那一代人,脊梁像是被扁担压弯了,却又在土地上挺得笔直。每年的五月头,小麦刚抽穗,水稻要插秧,爷爷天不亮就下了地。他的劳动节没有鲜花,只有满脚的泥巴和手上洗不掉的黑色。中午送饭到地头,爷爷坐在树荫下,捧着粗瓷大碗,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汗珠子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滚落,砸进土里,瞬间就干了。他常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那时候的劳动,是为了生存,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挣扎与坚守。爷爷很少笑,只有在看着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时,嘴角才会微微上扬,那是一种对土地最朴素的敬畏。他的节日,是沉默的,伴随着锄头刨进土里的闷响和老黄牛沉重的喘息。

到了父亲这一代,劳动节有了些许不同的色彩。父亲从农村走进县城,成了一名工厂里的钳工。每到劳动节这天,工厂都要挂横幅、开表彰大会。父亲有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工装,只有在那几天才会郑重地穿上,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站在喧闹的礼堂里,听着高音喇叭里激昂的进行曲。虽然形式热闹了,但父亲的劳动依然沉重。记得有一年劳动节,厂里赶订单,父亲主动加班。我跑去给他送水壶,看见他正全神贯注地打磨一个零件,火花四溅,映红了他专注的脸庞。休息时,他抹了一把脸上的灰,笑着对我说:“等你长大了,不用像爸这样出力流汗,坐办公室吹空调多好。”父亲的劳动,是为了改变命运,是为了让家底厚实一些。他的节日,带着机器的轰鸣声和一种向上的渴望,那是工业时代特有的节奏,铿锵有力。

如今,轮到我了。我的劳动节,坐在明亮的写字楼里,面前是发光的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没有烈日暴晒,没有油污缠身,甚至不需要太多的体力消耗。然而,另一种疲惫却悄然滋生,那是脑力透支后的昏沉。我们这一代人的劳动,似乎变得无形了,它藏在数据流里,躲在PPT方案中,融进深夜亮着的台灯下。“五一”假期,我们终于可以从紧绷的生活节奏中松驰下来,规划着去海边看日出,或者只是在家里睡个昏天黑地。我们不再为下一顿饭发愁,却常常为未来的方向迷茫。有时候,我会想起爷爷弯下的腰,想起父亲满是油渍的手,心里会涌起一阵莫名的酸楚。我们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轻松,却似乎弄丢了那份脚踏实地的笃定。

三代人,三个时代,三种劳动的模样。爷爷的土地、父亲的车间、我的键盘,看似截然不同,实则血脉相连。劳动的形式在变、工具在变、环境在变,但那份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为了心中一点光亮而默默付出的劲头,从未改变。

今年的假期,我盘算着趁这难得的闲暇,起个大早,学着爷爷当年的样子,把阳台那几盆有些蔫头耷脑的花草好好打理一番。给它们松松土,剪去枯黄的枝叶,再浇透一次水,指尖触碰到湿润泥土的那一刻,想必能找回些许久违的踏实感。午后,阳光正好时,再找出工具箱,帮父亲把那把坐起来有些晃动的旧椅子修好。想象着拿起扳手,一点点拧紧松动的螺丝,就像父亲当年在车间里打磨零件那样专注,让老物件重新稳固下来。或许还会泡上一壶茶,坐在修好的椅子上,翻翻家里的老相册,看看照片里爷爷拘谨的笑、父亲自豪的神情,让自己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好好感受这份从指尖流淌过的、平凡而温暖的日子。不需要宏大的计划,只要手边有活,心里有家,这个节日便有了着落。

劳动或许从来不是为了被歌颂,它本身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它是爷爷额头的汗,是父亲手上的油,是我键盘下的梦。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日子里,不需要宏大的叙事,只要我们还愿意为了美好的生活弯下腰、伸出手、动起脑,这份传承就在无声中延续,继续书写着三代人的劳动荣光。

上古夸父逐日,追的是天上的光,是生存的希望。而今一代代矿工也在“逐日”,他们不追神话里的天光,只守地下的烈火。一辈子开拓掘进,一辈子向阳生长,这,便是矿山人劳作的日常。

清晨六点,天已微亮。老井塔矗立在晨雾中,钢筋铁骨熬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旁,崭新的智能综采厂房灯火通明,钢铁巨兽静默待命。一旧一新,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对望。退休多年的张叔准时出现在厂区,黑红的脸庞刻着深浅不一的沟壑,工装洗得发白却平整利落。工友打趣他:“拿着退休金,不在家享清福,天天往这跑啥?”张叔抬头望向井口,声音不高:“每天不踩踩这些煤渣,夜里睡不着觉。”老一輩矿工把青春埋进了巷道,把汗水渗进了煤壁,如今两鬓斑白,可只要说起矿山,眼底那股激情,从未凉过。

曾几何时,井下的苦是实打实的。巷道低矮潮湿,头顶滴水不断,脚下泥浆没过脚踝。风筒呼啸,煤尘扑面,能见度很低。没有全自动支护,崩落的煤层全靠人力运、铁锹铲,弯腰弓背十几个小时是常态。初下井时带我的老矿工刘师傅,有次工间休息时摊开手掌给我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层层叠叠的老茧,硬得像石头,边缘开裂处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煤灰。他说话也实在:“井下哪有不苦的?但家里娃要上学,老人要抓药。攥一锹煤,挣一份钱,家里灶台就有火,这苦就不算苦。”寒冬腊月不停工,大年三十轮班守;工装磨破了就补,胶鞋底磨

逐日

刘井林

薄了照样穿。艰苦的环境,繁重的体力,让许多老矿工落下了腿疼、咳嗽的病根。升井,是一天中最奢侈的放松。一头扎进澡堂子,热水冲刷而下,井下的憋闷、身体的疲惫,随着黑水一同流走。换上清爽的衣服,凭工牌领两个热乎馒头,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妻儿分享。这不是吝啬,是家人有福同享的真实模样。那时街坊邻居家里有难处,大家二话不说齐伸手;粮票紧张时,你分我半袋面,我匀你几个馍,日子清苦,人心却齐,那份由劳动淬炼而成的情谊,比金子还珍贵。

往昔一到节假日,矿区空地支起幕布放露天电影,大人们卸下一天的劳累,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闹。简陋的图书室里,也有矿工静静坐着,或翻阅图书,或写下井下的见闻,写下所思所想。没有华丽辞藻,全是亲身经历的真实。后来竟也写出了名堂,成了行业里的知名作家、诗人。

时代更迭,矿井焕了新颜。巷道宽敞干燥,通风除尘系统高效运转,智能化设备取代了人拉肩扛。青年采掘班长小李,有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前夜巡检,监控屏

上一组数据微不可察地跳动了一下。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叫停机组,直奔工作面。果然,一处支护卡扣悄然松动。他一寸寸排查,一点点加固,直到数据归零、隐患清除,才长舒一口气。此时,天边已经微亮,他虽然满脸灰尘,双眼却格外明亮。

闲暇时,老队长与新队长坐在一起闲聊。老辈拍着木凳:“我们那会儿全凭一身力气,硬是把这份家业扛了起来。你们现在条件好了,可求真务实的传统不能丢。”年轻的一辈眼神笃定:“叔,您放心。设备换了,但踏实干活的规矩没变。”新一代矿工,不再仅凭蛮力,而是靠技术、靠责任、靠冷静的头脑守护安全。青年技术员反复调试参数,只为压降每一度电耗;宣传干事白天跑现场,夜晚伏案记录,把矿山的实干故事传向远方。他们用知识和智慧,续写着劳动之美的新篇章。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先染东山尖的云,再触到高楼的窗,最后落在上班矿工的肩上。那些弯腰掘煤的背影,那些盯着屏幕的眼睛,那些刻在手上的老茧,都是他们心里的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老井塔的影子还在拉长,新厂房的灯光依旧明亮。一辈人走了,一辈人跟上,地层深处的矿灯,从来没有灭过。山河无恙,人间有暖,皆因这群普通人,把自己活成了光,默默照亮这红尘人间。

(作者单位:平庄煤业)

针脚里的温柔时光

夏晓红

昨日视频,看到小外孙穿了双小袜子,明黄的颜色,袜口还有小花儿,把胖乎乎的小脚丫装扮得可可爱爱,知道又是女儿的杰作,不由得感叹,我家的“女红”还有了传承呢。

母亲手巧,我们姐弟三个小时候都穿过母亲织的毛衣毛裤。那时候生活不富裕,买新毛线是奢侈的事,经常是穿旧的毛衣拆洗后再用来织毛裤。旧线用久了,容易糟朽、发脆,母亲就会用其他颜色的线来补,袖口、领口、裤腰,经常是另一种颜色,但搭配得恰到好处。

我最喜欢陪母亲拆毛线。母亲搬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好,两个手臂撑开30厘米左右,她在衣服上找到线头,轻轻一抽,衣服就嗖嗖地变小了,母亲再把拆下来的线一圈圈绕到我的手臂上,逗得我咯咯笑。拆下来的毛线,要用热水烫,把弯弯曲曲的卷儿烫开,再伸直晾干。晾干后还要缠团。母亲忙农活的时候,就把晾干的线团撑开,固定在椅背上,让我一圈圈绕着椅子,慢慢把线缠成团。能为母亲做点事,我特别有成就感。

我第一次自己动手织东西,大约十三四岁,刚上初中寒假里织的。织的是一条红围巾,用的新买的马海毛毛线,毛茸茸的毛保暖。后来又缠着堂姐,学着织复杂一些的三角巾,给弟弟妹妹织手套、织帽子,手艺越来越好。舅舅家的小表妹出生后,我照着新买的编织书,给她织了一件小毛衣,胸口和口袋上还织出了小熊猫抱着竹子的图案。舅妈十分喜欢,逢人就夸我手巧。

自己成家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轻便保暖的衣裤渐渐代替了毛

衣毛裤,市场上帽子和手套样式也越来越多,就很少再织东西了,毛线针和线团一直收在柜子底层,偶尔收拾东西时看到,不禁想起自己的少女时光。阳光下,猫咪调皮地玩着毛线球,毛线针像翩跹的彩蝶在我指尖翻飞起舞,那安安静静、密密实实的一针一线,织进去的,满满都是温柔的祝福和念想。

女儿性子柔软,一直很喜欢针线,上学时假期就绣过十字绣,母亲六十六岁寿辰时她还绣过一幅很大的寿字,装裱好送给母亲,那是母亲最喜欢,也最让亲友动容的礼物。女儿还给母亲织过地板袜,母亲总夸合心意。

如今女儿当了母亲,心思更加温柔细腻。我是长发,她会给我织漂亮的发圈。小财神的钥匙扣、小猫的背包挂件,样样栩栩如生,俏皮可爱。摩挲着那些小东西,会感受到来自女儿的爱意。想起她一针针织就这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温柔很温柔的吧,有什么能比这些花费时间亲手制作的礼物更动人的呢?

小外孙的小袜子,一针一线里都是女儿的爱。一定还会有更多来自他母亲的织品,细细密密地陪伴他的成长。等他再长大一些,也一定会会有一个美好的画面感动他吧,让他在今后更长更长的时光里,每当想起,心里便满是温柔。

那些从久远时光里传承下来的手工制作,不只是技艺,更是爱的表达。光滑的毛线针,长长暖暖的毛线,加上日复一日的耐心与用心,让爱从指尖到全身,温暖人一生。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技术咨询分公司)

不负春光

邓凤影

时序更迭,暮春携着暖阳款款而至,五月的风,拂去了连日的浮躁,也唤醒了院角那方小小的菜园。褪去冬日的萧瑟沉寂,这片方寸之地,在明媚春光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锄一铲间,皆是劳动的诗意,一草一木中,尽是生活的小美好。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一个春天,都是大自然递来的希望请柬,而这方小菜园,便是我与春天最温柔的约定。经过一冬的蛰伏,泥土渐渐苏醒,带着温润的潮气,酝酿着无尽生机。去年随手种下的韭菜与小葱,在春日里早已长得青翠繁茂,细长的叶片挤挤挨挨,迎着阳光舒展身姿,风一吹,便漾起层层碧绿的涟漪,透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旁的葡萄藤也不甘示弱,干枯的枝蔓上悄悄抽出嫩黄的新芽,卷曲的须蔓轻轻伸展,迫不及待攀上支架,奔赴一场夏日的盛会。大丽花、映山红也相继从泥土里探出脑袋,胭脂红和黄绿的新芽娇嫩可爱,一点点破土而出,宣告着生命的蓬勃与倔强。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躬身于菜园之中,便是最踏实的幸福。修整菜畦不是繁琐的劳作,而是与自然对话的美好时光。弯腰敲碎田间坚硬的土块,让板结的泥土变得松软细腻;细心翻耕土壤,剔除杂草与碎石,再换上肥沃的新土,为新生命打造舒适的家园。指尖沾染泥土的芬芳,掌心感受农具的厚重,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烦事的困扰,唯有眼前的一方土地,满心的平静安然。在躬身劳作中,内心所有的疲惫都被慢慢抚平,满是从容与欢喜。

小心翼翼地将早市上买来的菜苗栽种于修整好的菜畦之中:辣椒苗挺拔青翠,丝瓜苗带着嫩须,黄瓜苗藤蔓纤细,草莓苗缀着嫩绿的叶片,每一株都饱含着生机。挖坑、培土、压实、浇水,动作轻柔得像呵护珍宝。看着这些小小的幼苗扎根于泥土,沐浴着阳光雨露,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期待,期待它们抽枝长叶,期待它们开花结果,用自己的双手,浇灌出生活的甘甜。

“愿日子温暖,抬头遇见的都是阳光”这是刚开辟这方小菜园时我特意选的标语牌,每次劳作累了,看着这块牌子心里涌起的都是柔软和快乐。这方小菜园,不只是收获蔬果的地方,更是藏着人间烟火与生活真谛的天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不过是忠于内心、安于劳作的淡然;古人“耕读传家久”的智慧,早已道出劳动与生活的紧密相连。我们总在追寻生活的美好,却不知美好从不在远方,而在这一粥一饭、一耕一种的日常里。劳动,让荒芜变得繁茂,让平淡变得丰盈,它教会我们脚踏实地,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更让我们在亲手创造的美好里,感受生活的滚烫与希望。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菜园,劳作后的汗水浸湿衣衫,心中却满是充实与欢喜。葱韭青青,新芽初绽,菜苗挺立,每一抹绿色都是劳动的馈赠,每一份生机都是时光的嘉奖。

原来最动人的细节,就是在平凡的劳动中,用心呵护每一份生机,珍惜每一寸时光,以双手耕耘生活,以热爱奔赴烟火。如此,便是人间最踏实的圆满。

(作者单位:吉林双辽公司)